

金鹰少数民族少儿长篇小说丛书



珠 玛

〔藏族〕 意西泽仁 著

青海人民出版社

金鹰少数民族少儿长篇小说丛书

主 编 吉狄马加

副主编 尹汉胤 吉米平阶



青海人民出版社

1999·9 西宁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珠玛/意西泽仁著. —西宁:青海人民出版社,1999.9
(金鹰少数民族少儿长篇小说丛书/吉狄马加主编)
ISBN 7-225-01685-7

I. 珠… II. 意… III. 儿童文学—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 287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1999)第 61719 号

金鹰少数民族少儿长篇小说丛书

珠 玛

[藏族]意西泽仁 著

责任编辑 王绍玉 班果

出 版： 青海人民出版社(西宁市同仁路 10 号)
发 行： 邮政编码 810001 电话 6143426
经 销： 新华书店
印 刷： 青海新华印刷厂
开 本： 850×1168mm 1/32
印 张： 4
字 数： 9 万
插 页： 2
版 次： 1999 年 9 月第 1 版
印 次： 199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印 数： 1—3 000

书 号： ISBN 7 - 225 - 01685 - 7/I · 399

定 价： 7.60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(书中如有缺页、错页及倒装请与工厂联系)

序

吉狄马加

一套让人感到耳目一新的书就要出版了。这是一件可喜可贺的事。如果有人问我,你是怎样评价这套书的呢?我想回答的是,这几本书给我带来的享受和遐思,绝对是奇妙的,充满着一种梦一样的感觉。五位作家,尽管他们的文化背景和生活经历均有所差异,但他们创造并展示出的精神世界,却给我们和广大的读者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认知领域,无疑这是难能可贵的。就从中国儿童文学的宏观发展而言,这五本书的出版还具有一种非常的意义,那就是这五位作家的作品,都包含着某种特殊的价值取向和审美特质。尤其是其中一些作品,深受民族民间口头文学的影响,在叙述方式和语言的丰富性上,可以说都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,如果不是夸张的话,这五部书从阅读的效果看,都能把人深深地吸引住,其魅力也是无穷的。但愿这五部书,就像五只漂亮的小翠鸟,希望它们都能飞进人类的心灵。且为序。

1999年9月9日

第一章

“㗎嘛呢叭咪吽……”

高亢悠长的歌声，顺着山下的石梯路传了上来。

白云拨开灌木枝好奇地朝下望去，只见上山的石梯上，蹒跚地走上来一位年迈的老阿妈，她一手拄着拐杖，一手不停地拨弄着念珠，口里唱着这首只有一句词的歌儿，一点儿也不气喘。

白云小心地举起刚采摘的野花，从灌木丛中钻出来，跑到正坐在大石头上画画的珠玛前小声说：“珠玛，你快看。”

珠玛抬起头来。

白云忙用头示意上山来的路。

珠玛站起身来朝山下望去：“哦，是嘎玛阿婆。”

“你看爬上山唱歌连气也不喘一下。”白云很惊奇。

“这有什么，嘎玛阿婆爬山比我们这儿的有些小伙子还厉害。”

白云仍不解：“她唱的是什么山歌，怎么就重复唱一句歌词？”

“不是山歌。”珠玛笑了，“是颂经歌。”

“颂经歌这么好听呀！”白云瞪大了眼睛。

“当然啦，嘎玛阿婆的颂经歌在我们这里是出了名的，她每天都要上山来转转，有时你在城里的街上也听得见阿婆山上的歌声。”

老人走近了，她笑咪咪地辨认着两个孩子。

“嘎玛阿婆，你上山来啦？”珠玛放下画板迎了过来。

“这不是珠玛吗，”老人认出来了，“你又上山画画来了？”

“嗯。”珠玛笑道。

“画得好看，有山有水的。”老人看了看珠玛画板上的水彩画，又看着白云，“你是珠玛的同学？”

“她是我的阿姐。”珠玛忙介绍道。

老人有些疑惑地打量着白云。

“她是去年从东北回来的。”

“哦，是你姑妈的女儿吧？”老人想起来了，“我听你阿奶说过，你有个姑妈在东北那边工作，你阿奶一直盼着她调回来。”

“姑妈去年调回来了。”

“叫什么名字？”老人慈祥地问白云。

“阿婆，我叫白云。”

“几岁了？”

“我比珠玛大两岁，今年十一岁。”

老人摸摸白云的头：“白云，这名字真好听。”

“阿婆，你唱的歌才好听嘞。”白云羡慕地说。

“是吗，你也喜欢听阿婆的歌？”老人十分开心，“好吧，等哪天我来看你们的阿奶时，唱一些你们从来

没有听过的山歌，让你们听个够。哈哈哈……”

“[嘛呢叭咪吽……”老人唱着颂经歌朝山上走去了。

在这吉祥的颂歌声中，矗立在山顶云彩中的那座白塔，此时仿佛显得更庄重更神秘了。

白云惊异地望了半天才回过头来：“太奇妙了。”

“嘿嘿嘿……”珠玛被白云的神态逗笑了。

白云坐下来用采来的野花编着小花帽：“珠玛，阿奶认识嘎玛阿婆？”

“她们是从小一起长大的好朋友，阿奶带我去过嘎玛阿婆家，她没有儿女就她一个孤人。她也常到阿奶家来，每次阿奶都要给她打一壶酩酊的酥油茶，喝了茶，嘎玛阿婆满面红光的，就要唱好多她们小时候唱的歌。这时，阿奶也要唱……”

“阿奶也唱山歌？”白云忙问。

珠玛得意地说：“阿奶的嗓子可好啦。”

白云把编好的一顶小花帽给珠玛戴上：“珠玛，你真好看。”

珠玛笑笑：“白云姐，你自己戴吧。”

“你先戴，我马上就给自己编。”白云十分感慨，“家乡的山真美，到处都开着野花。”

珠玛往调色盘上挤着颜料：“你们那里也有这么多花吧？”

“没有。”白云摇摇头，“我们那里没有山，是好大好大的平原，地里全是小麦和高粱。”

珠玛抬头问：“你回来一年多了，喜欢我们这里吗？”

白云把新编的花帽给自己戴上：“当然喜欢啦。”

“白云姐，你戴上花帽更漂亮了。”珠玛笑了笑，又关心地问，“你和姑妈再不会走了吧？”

“不走了，妈妈说她好不容易调回家乡，回到姥姥身边，以后我们哪里也不去了。”白云开心地说。

珠玛埋下头来看着画板：“不走就太好了。唉，昨天晚上我做了个梦，梦见你像一朵云似地飞走了，我追半天又追不上，我好伤心，就呜呜地哭了起来，一下我就被哭醒了。”

“嘻嘻嘻。”白云用双手捧着珠玛圆圆的脸蛋笑道，“好妹妹，我喜欢你，我和妈妈真的不会再走了。”白云说着就情不自禁唱起歌来：

“跑马溜溜的山上，
一朵溜溜的云哟……”

“白云姐，没想到你的嗓子这么好听？”珠玛惊喜地说，“你唱完呀，怎么只唱了两句？”

白云羞涩地笑了。

太阳偏西了。

珠玛和白云像两只小鹿从山上的石梯路跑下来进了城。

小城中间有条小河，小河上有一座石桥。珠玛和白云虽然不在一个学校，但她们在上学或放学时，经常在这里碰面。

走过石桥后，珠玛说：“白云姐，今天就到我家里吃饭吧。”

“不啦。”白云笑道，“今天玩了大半天，老师布置的星期天作业我还没有做完嘞。”

“哎呀，我的作业也没有做完。”珠玛吐了吐舌头，“那以后我们再找时间玩吧。”

珠玛的家在阿爸单位大院的后面，她“砰砰砰”地敲着家门：“阿妈，我回来了。”

门开了，阿妈笑骂道：“你脖子上不是有钥匙嘛。”

珠玛调皮地扮了个怪脸后，就钻进屋了。

阿妈看看后面：“白云呢？”

“她要回去做作业。”珠玛小心地把头上的小花帽取了下来。

阿妈从珠玛的背上取下画板：“今天画了没有？”

“画了几张。”珠玛举起手中的花帽，“这是白云姐给我编的。阿妈，她今天在山上唱歌真好听。”

“白云就知道心疼你。”阿妈接过花帽挂在门后，“先洗脸吧，等你阿爸回来就吃饭。”

“阿爸呢？”

“说去办公室取什么资料。”阿妈朝厨房走去。

珠玛洗了脸就悄悄地走进了大人们的房间，床边的写字台上摆着一台电脑，这是阿爸去年买的。他在单位上从事宣传工作，业余时间喜欢文学创作，一有空就趴在桌上写东西。有了这电脑后，阿爸更是很少出门了，一下班就在电脑上“噼噼叭叭”地敲个不停。夜里常把阿妈吵醒，阿妈脾气好，也不干涉阿爸熬夜。后来，阿

爸几次发现阿妈早晨起来眼睛是红肿的，才明白是自己影响阿妈休息了，总是显得很内疚的样子。阿妈反而时常安慰他：“听说单位上要盖新宿舍了，到时我们分一套宽的，专门拿一间来给你做书房。”阿妈在银行工作，分新房子的希望肯定比阿爸大。

珠玛看过阿爸发表的小说，可是她一点儿也看不懂，因为里面全写的是大人们的事。这时她见阿爸的电脑没有关机，上面已经写了几段文字，就好奇地趴在桌边看了起来。

雪，被风刮着，猛烈地砸在地上，才一夜的工夫，就覆盖了辽阔的桑塔草原。

远处的一座座山峦早已隐藏在雪雾之中了，眼前的草原是白的，草地上灌木丛是白的，就连横穿雪原中部的那排电话线杆，也变成白的了。在这个灰蒙蒙的冰雪世界里，除了白色再也看不到别的颜色，仿佛无情的暴风雪吞噬了草原上的一切生物。

突然，茫茫的雪原里，出现了一个活动的小黑点。渐渐地，这个小黑点又变成了两个小黑点。风啸着，雪砸着，好像不允许这两个小生物的出现，一次又一次地湮没他们。可是，这两个小小的生物，没有一点屈服的架式，他们顶风冒雪，越来越清晰地出现在雪原上。

这是一个十二岁的藏族小姑娘，赶着一头驮有几袋干牛粪的牦牛，正迎着风雪艰难地行进着……

小姑娘身裹一件已经变得乌黑的旧羊皮袍子，那顶已经磨得无毛的羔皮帽子下面，几十根长久没有梳洗的

小辫子，被风雪拼命地往后扯拉着。为了抵抗风雪的不断袭击，小姑娘把瘦弱的身子蜷缩在皮袍里，并用衣袖捂住了本来就很小的脸。像是被迎面的风雪吹得喘不过气来，小姑娘取开衣袖侧脸透了口气。这时，才露出了一张早已冻得发紫的小脸蛋。在这张小脸蛋上，可以看到疲倦和有病的气色。但是，在那双纯洁的大眼睛里，却充满着生命力，闪烁出坚毅和向往的光。

吃草长大的牦牛，像是比小姑娘还壮实些，虽然它的背上还沉重地驮着四袋干牛粪，但它却始终走在小主人的前面。那迎面砸来的风雪算什么，牦牛最多眨眨眼睛而已。但它对小主人是多么的温顺，从不把小姑娘丢在后面，距离拉远后，它就停下来，回过头“哞哞”地叫唤两声，像是在亲切地催促小主人把步子加快一些……

听到阿爸进门的声音，珠玛跑了出去：“阿爸，你在写小孩子的故事啦？”

“你看到了？”阿爸手里拿着一卷报纸。

珠玛关心地问道：“你写的这个小姑娘是哪里的？”

“草原上的。”

“她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依姆琼琼。”

珠玛不明白：“依姆琼琼是什么意思？”

阿妈从厨房里捧着碗筷出来：“这是牧区藏话，就是小姑娘的意思。”

珠玛有些不满意地嘟着嘴：“为什么不给她取个好听的名字？就像我的名字，珠玛——仙女，多好听，多

神气呀。阿爸，你就给取一个好听的名字吧。”

阿爸坐下来叹了口气：“阿爸写的又不是今天发生的故事，那是二十多年前的事情了，当时依姆琼琼家里穷呀，不要说买什么好吃的，他们连买茶叶盐巴的钱都没有，哪里有钱请喇嘛给女儿取名字？再说那个时候草原上的寺庙全没有了，喇嘛也找不到呀。”

阿妈把菜放在饭桌上：“快吃饭吧。那个时候我们这里也是乱糟糟的，街上到处都糊着大字报，有几年搞武斗半夜三更打枪，家家户户都不敢出门。”

“什么是武斗？”珠玛不懂。

阿妈迟疑了片刻：“就是自己人打自己人。”

珠玛更不理解：“为什么自己人要打自己人？”

阿爸拍拍珠玛的头，笑了：“行了行了，就你的问题多，还是先吃饭吧。”

夜里，珠玛抓紧时间在自己的房间里赶作业。

阿爸走了进来：“快做完了吧？”

“还有一点。”珠玛埋着头说。

“现在学生的作业怎么这么多呀。”阿爸自言自语地说着，他看了看珠玛的作业后问道，“今天你和白云好玩儿了吗？”

“好玩儿。白云姐说她喜欢我们这里，还说她和姑妈再也不走了。”珠玛转过头来说。

“唉。”阿爸叹道，“你姑妈这辈子不容易呀。”

珠玛眨巴着眼睛：“姑妈为什么要到东北去呢？”

阿爸摇摇头说：“你现在还小，你阿爸、阿妈和你

姑妈这代人经历的事情你们是无法理解的。那个时候我们想读书也读不了，学校全部不上课了，学生全都要到农村到边疆去接受劳动锻炼。我是下农村当的知青。你姑妈本来在中央民族学院读书，后来也被分配到了东北的生产建设兵团。”

珠玛不理解：“你们都愿意去吗？”

阿爸苦笑了一下：“这在当时是很光荣的。你姑妈是到了东北才来的信，你阿奶看了半天没有搞明白，是我把信慢慢读了一遍后，阿奶才被惊得目瞪口呆的了。那个时候，到处都是最高指示，连你姑妈写的信也是这样，一开始就写‘最高指示：要斗私批修’，然后再写‘敬爱的阿妈，您好吗？’。”

“嘿嘿嘿。”珠玛感到太奇怪了。

阿爸也笑了：“现在觉得好笑，可在那个年代，大家都认为是很正常的事情，那个时候出版的每一本书的前面都印有‘最高指示’，大家都是非常严肃认真的。你姑妈在东北一干就是二十多年，她工资低，什么都自力更生，吃的菜是房前屋后种的，吃的蛋也是自己养的鸡下的，穿的衣服是自己在缝纫机上做的。现在她好不容易调回家乡了，你白云姐也回来了。以后你要听姑妈的话，有时间要多陪白云姐玩儿。”

这时，阿妈走了进来：“你放心吧，珠玛喜欢白云，你就别操心孩子们的事儿了。”

窗外，圆圆的月亮爬上了半山腰。

阿妈在客厅里看电视，阿爸在房间里“噼噼叭叭”

地敲打电脑。

珠玛不喜欢香港的电视连续剧，因为剧里人该哭的时候不哭，不该笑的时候却要笑，她觉得怪怪的。每次电视剧一开始，珠玛就跑进自己的房间玩儿。

枕头边放着两个布娃娃，一个布娃娃的头上戴着藏族女孩的头饰，一个布娃娃的腰上围着藏族女孩的七彩围裙，这些都是珠玛自己的杰作。这两个布娃娃是珠玛小时候阿爸出差带回来的，珠玛很喜欢，就一直放在自己的枕头边，她还分别给布娃娃取了名字。

珠玛把布娃娃们抱到桌子上坐好，然后从抽屉里取出一个小笔记本，一边翻一边嘴里还嘀嘀咕咕的。原来，珠玛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，就已经在这个小笔记本上写写划划了。她望着布娃娃琢磨了好一阵，然后拿下咬在嘴上的笔写了起来：

我有两个布娃娃
一个叫央金
一个叫卓玛
她们两个笑咪咪
从来不吵架
央金爱听我写的诗
卓玛爱看我画的画
晚上她们还在枕头边
给我说些悄悄话

阿妈发现珠玛屋里还亮着灯，推门进来一看，珠玛

已经趴在桌上睡着了。她忙把女儿抱上床，并轻轻地给女儿脱了盖上被子，正要关灯时，看见了女儿的小笔记本，就好奇地翻看起来。

第二章

珠玛中午放学回来，刚一进门就听见阿爸在叫自己，她放下书包忙跑了过去。

阿爸坐在电脑桌前，十分开心的样子：“快来，你看看，你写了这么多诗怎么也没告诉阿爸一声呀？”

“我……”见自己的小笔记本在阿爸的手里，珠玛有些不知所措。

“很好嘛。”阿爸高兴地说，“我知道你从小喜欢画画，可没有想到你还写了这么多诗。”

珠玛有些不好意思了：“我这是写着玩儿的。”

“写着玩儿也好呀，说明你喜欢它，就像你从小画画一样，只要自己喜欢，阿爸和阿妈是会支持你的。其实画画和写诗有许多相同的地方，都要有自己的想象，想象越丰富越好，想象越神奇越棒。我们藏族人祖祖辈辈在高原上生活，虽然这里的经济还不发达，可我们民族却是非常有想象力的。你不是经常听阿奶讲故事吗，你说，如果没有想象力，这些好听的故事会一辈一辈地传下来吗？”

阿妈正在厨房里做饭，她像是听到了阿爸的谈话，

便在门边探进头来：“行了行了，珠玛听了一上午的课，回来又听你的高谈阔论，孩子累不累呀？”

阿爸白了阿妈一眼：“还不是你发现珠玛在写诗的，我这是在鼓励她呀。”

阿妈朝珠玛瘪瘪嘴一笑，又把头收了回去。

阿爸翻开小笔记本上的一页：“你这首写雨的诗就很有味道，‘太阳妈妈遮住脸，撒下根根雨丝线，雨丝纺成了清清的河水，雨丝织成了绿绿的草原，雨丝还绣了好多花，开在我家的窗前。’很好呀，把雨比喻成丝线，这样河水、草原和花，都是雨的丝线织出来的，这真太美了。”

听到阿爸的夸奖，珠玛眼珠一转，便鼓起勇气说：“阿爸，你答应我一件事儿好吗？”

“什么事？”

珠玛试探着说：“我可以在电脑上打字吗？”

“嗨。”阿爸一笑：“我还以为什么事情，你要打就打吧，阿爸给你建一个目录，以后你就在自己的目录下打字吧。对了，阿爸先要教你五笔字型。”

“嘿嘿，我会打。”珠玛笑着：“我会打拼音码。”

“真的？”阿爸有些吃惊。

珠玛放低了声音：“那次，我乱按键把你写的稿子洗掉了，挨了你的骂后，是阿妈把我带到她单位的电脑上学的。”

阿爸有些内疚：“唉，那段时间阿爸也是刚学会电脑，好不容易打了那么多字，被你一下搞掉了，当时阿爸真生气了。”

阿妈在外边叫阿爸帮忙摘菜。

珠玛趁机坐在电脑前看阿爸新写的部分：